

旗袍， 百年之后 ······

杨度 / 文

中国的问题是一些大型炒作喧哗聒噪过后即已毁于一旦。无论是政府、行业，还是传媒、普通市民，都集体满足于一时拔高的快感。而后续的产业存续与发展则没人真正关心。

这次的旗袍秀会不会步此后尘？

旗袍，在历经百年风霜后会有着什么样的命运呢？

4月的上海，一场关于旗袍的饕餮盛宴风靡了全城。

在“海派旗袍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此次在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上隆重推出的“百年旗袍展”及“海上花——百年旗袍大型展演”将旗袍文化推至一个新的境界。

旗袍，正在以其经过系统梳理的历史文脉与创新设计而焕发新姿，成为城市的文化符号。并进而试图迈向未来，为城市的对外形象推广赋予新的管道与形态。

百年旗袍展

“百年旗袍展”是在4月15日于上海美术馆开展的。

那一天，闻风而来的参观者挤满了偌大的展场，上海美术馆罕有地热闹起来。

时尚界的呼风唤雨的本事被凸现出来，每一件旗袍展品前都有好多人在观赏、拍摄、流动……

由上海纺织控股集团、上海市文



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主办，上海艺术研究所、上海国际服装服饰中心等单位承办的这次展览展出了百款旗袍，均为传世实物。其中半数以上由中国服饰史专家、上海艺术研究所周汛、高春明研究员耗费三十年之心力征集而来。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提供了十多件极富特色的馆藏旗袍。其中国母宋庆龄生前穿着的旗袍是首次在上海展览上亮相。这些旗袍实物集历史性、学术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从清末到二十世纪末，跨越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五个部分：清末、二十世纪初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代。这些款式经典、色彩丰富、纹饰纷呈的展品均由专家精心遴选而出，体现了各个时期旗袍最主要的特点与风格。

除了悬挂在墙上的各款旗袍外，还有旗袍制作工艺、工具、以及旗袍的各式盘扣。

还有精美的图解演绎了旗袍在款型上的百年变迁。

而历代有关旗袍的生活与演出、诸如阮玲玉胡蝶等明星名媛的图片、20世纪初期的老广告月份牌画被重新精制出来，让人们不禁缅怀起那个风华绝代的灿烂岁月。

由于之前的另一场绘画展占据了14:00的档期，以致“百年旗袍展”的开幕仪式延至15:00才举办。于是，至17:00闭馆的一个多钟头完全满足不了那么多人的参观需求，人流一直在管理员的催促下恋恋不舍地离去。

百年旗袍秀

而继“百年旗袍展”后，4月29日在上海音乐厅举办的上海国际服装节闭幕式上还隆重推出大型多媒体综艺时装秀——“海上花——百年旗袍大型展演”。由高春明、闻红、一慧三位设计师联袂复原设计近百款一百年来各个时期不同款式的旗袍，通过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精心演绎，打造出一场美轮美奂的时尚视觉盛宴。

展演分为三大系列。

第一组“中华源”主题展示的是旗袍的起源。“大拉翅”假髻、“花盆底”旗鞋配合着延伸至脚面的宽大平直、绣满花纹的绸缎旗袍，修长的倩影显然百年前即有之。这时的“古典”旗袍其领、袖、襟、裾等四周都滚有宽阔的花边。随后的1913年上海等地街头就已出现身着旗袍的汉族女学生及妇女，此时旗袍的装饰由繁复转向简单，款式由宽大到适体。以旗装为基础并广泛吸收西式裁剪方法制作的现代意义上的这种旗袍的萌芽，使得上海成为海派旗袍的发祥地。

第二组“东方梦”主题展示的是旗袍在东方大都市上海盛行，包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鼎盛时期形成的“海派旗袍”独特风格。在款式上，高领、低领、无领先后流行，长袖、短袖、无袖各显其美。

第三组“世界风”主题展示的是上海的近代旗袍注入西方时装的元素后由中国的明星们在国外电影节的红地毯上惊艳登场而再度崛起的旗袍文化。通体剪裁、上下相连、配高跟鞋的合身旗袍，昭示着历经风雨百年，旗袍回来了。

展演实现服装秀与情景剧相结合，现场中外女性观众身穿自选的旗袍上下互动。而夹杂其间的明星演出也颇为精彩贴切。黄奕身着30年代旗袍展性感玉腿，乘坐黄包车上场吟唱《月圆花好》，黄龄演唱经典歌曲《天涯歌女》、《花样年华》，亦再现老上海风情。著名歌手韩雪压轴演唱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主题曲《美丽世界美丽自己》……均成为很好的点缀。尤其是一组由完全身为外国人的宝龙、魏丽以沪语RAP形式歌颂旗袍的《中国旗袍世界风》节



“海上花——百年旗袍大型展演”演绎的“百鸟争鸣”组旗袍



百年旗袍展上，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高春明介绍旗袍文化

目成为全场最大亮点。外国人说唱上海话本身就带有一种幽默感吧！

当晚旗袍设计师中，高春明为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具有深厚的传统服饰研究素养。而闻红则是2001年APEC唐装的大名鼎鼎的主设计师。一慧也是近年来上海的一位专注于民族元素服饰定制与演出的设计师。而时装秀的模特儿均由当红中国名模担纲，关琦、春晓、莫万丹、韦杰、岳梅、石周靓、宋姗姗、康倩雯等纷纷现身主秀。

百年旗袍史

百年旗袍展吸引了人们对其历史的追溯。

旗袍显然来自于素有“旗人”之称的满族。作为一种民族服饰，其历史渊源的属性有着与其它服饰品类的划分问题。

史学家一直为唐装概念而争论不休，其中一种说法即把旗袍也列入唐装系列。这种观点是基于将唐装视为中华各民族服饰集大成者的视角。

而旗袍就是来自于创建清王朝的满族。

初时，满族人居住在关外，其穿着的“旗袍”上下连属，圆领，前后襟宽大，衣衩较长，袖子紧窄，男女都可穿着——只是妇女穿的“旗袍”在领子、前襟和袖口的地方都有绣花装饰。这时的“旗袍”保暖适体，主要是因为游牧民族在关外寒冷天气骑马射箭的生活方式所致。

正如其他民族对中华的统治那样，文化的兼容并蓄、尤其是汉文化的厚重，往往导致异族与汉族文化不断融合。在满族统治的三百年中，满、汉妇女的着装也同样有了这种交融，故款式与风格上有诸多相似之处。

不过，作为宫廷服饰的“古旗袍”与现代意义上指称旗袍在样式、裁剪、装饰上相差甚远。

直至1910年，清皇朝覆灭后，旗人旗服在短暂的沉寂之后，反而在汉族妇女身上悄然出现。正如前述，早在1913年上海街头就已出现身着旗袍的汉族女性。二十世纪初，女学生代表着自由与解放的女性形象，其行事、着装往往成为社会时尚的风向标，因此她们穿着的旗袍也成为文明、新潮的象征，引得各界妇女纷纷效仿。

1921年，旗袍在上海妇女界流行，继而迅速扩大到全国各个阶层，逐渐成为专属妇女的日常服装。现代意义上旗袍即是这种以旗装为基础并广泛吸收西式裁剪方法制作的海派旗袍。

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民国制服条例》作出规定，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即国民礼服。女子礼服有两款，一款是蓝上衣和黑裙，另一款是长身旗袍。以政府条令的形式对旗袍作出规定，足以显示出旗



“古典”旗袍，或者说旗袍的前身

袍仅用了十几年间就以其独特魅力征服了中国女性。此后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旗袍一度成为中国的“国服”，成为中国妇女最重要的日常服饰。

技艺的传承

为使海派旗袍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不因其列入名录就束之高阁，高春明研究员历时一年进行策划设计，以走近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原则，以还原中国近代都市服饰风貌为宗旨，以传承海派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根本目的，与上海国际服装服饰中心积极合作，于2008年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期间推出了这一大型展示。

与面向广大市民的“百年旗袍展”、“海上花——百年旗袍大型展演”相呼应，上海国际服装服饰中心、上海艺术研究所还组织社会各界专家学者进行学术研讨。3月27日，主办方举办了“百年旗袍展”专家论坛。来自上海社科院、上海博物馆、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上海收藏家协会的专家学者，以及沪上重要的文化名人对旗袍的研究、收藏、保护与弘扬展开广泛而系统的学术讨论。主要议题涉及三个方面：旗袍与海派文化、对传承与保护旗袍文化的建议、对本届旗袍展的建议与展望。通过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上海艺术研究所将实施对旗袍文化及其制作技艺更为切实有效的保护。

主办方还将通过一系列活动，整合多方力量对这一项目进行持续投入；定期在国内外巡展。逐步将“百年旗袍展”打造成独特的文化品牌，跻身沪上重要的文化精品项目之列。

甚至，其企图进入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会的献演项目序列。

而在具体技艺上，目前对中华服饰元素及其制作工艺研究与总结得最系统、最深入的竟然是一家民营服饰公司，即上海闻红服饰有限公司。在我三番五次地探访他们的设计室与板房中，我深深地为其所震撼。在与上海艺术研究所等机构的通力合作下，许多传统技艺在他们这里得到了更大力度地弘扬。

以此次旗袍制作为例，他们早就具有的关于传统服饰镶、嵌、贴、宕、滚、盘、绣、绘、钉等九项工艺的深厚素养派上了用场。而对旗袍制作进行建筑式解剖是来自于其总经理建筑师出身的跨领域知识整合（颇有“时装建筑师”意大利设计大师费雷的一些意味），他把旗袍在人体上的包裹细分为36个部位，从而制作出最贴身的旗袍。还有他们对盘扣的无限延伸与演绎也在此次“百年旗袍展”中的一个盘扣展柜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旗袍的市场

是的，就服装样式而言，诠释东方女性魅力的最具影响力的服饰无疑当属旗袍。

王家卫以一种达至灵魂深处的历史追忆方式进行了东方主义式的煽情，不但唤醒了国人的往日烟云，还引发了世界对旗袍文化的向往。

旗袍的万种风情让人们沉醉一时。但是，一种服饰样式的传承真正的道路在哪里呢？

当然是市场。过去，就旗袍这一特殊的国粹式款型而言，尽管民国期间的政府规定它只是一种礼服概念。然而规定本身却基于旗袍深入人心的市场魅力。

而今天，仅仅服务于礼仪场合的话，旗袍显然并不具有太大的市场。而其延伸至小腿的主流裹身造型也并不适合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形态。

那么，旗袍的市场空间在哪里？难道只在餐厅酒楼的迎宾小姐们？而它是否与以往一度风行的新式唐装一样只是过眼烟云？又如何进行旗袍市场的扩展呢？其实，一种服饰的市场容量关键在于其能否与当代平民生活形态相适应。

在美国生活方式的全球化“侵略”后，人们立即臣服于其牛仔裤、T恤、夹克衫等服饰品类带来的那种休闲理念。事实上，这样的美国方式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代表了生活的主流需求。而今天，我们每当高举弘扬民族服饰大旗时，总是把崇高的文明使命担负在自己柔弱的肩膀上，并在款型设计制作上进入了一个误区：过度地强调民族元素，极力地与其他现代服饰拉大距离。

如是，则离人们生活渐行渐远。

旗袍的未来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一些大型炒作喧哗聒噪过后即已毁于一旦。无论是政府、行业，还是传媒、普通市民，都集体满足于一时拔高的快感。而后续的产业存续与发展则没人真正关心。

这次的旗袍秀会不会步此后尘？正如我篇首慎言，海派旗袍试图迈向未来，为城市的对外形象推广赋予新的管道与形态。但是它会不会只是满足于城市形象推广，而并未真正为自己的市场化道路求索呢？

至少需要潜心探索吧。

在我看来，近些年来中国服装业在运用民族元素上其实早有拍案叫绝的经典案例。

最典型的是福建柒牌推出的“中华立领”，在一件跟平常衬衫毫无二致的基本款型上把翻领改成立领，就构成了新的服饰概念、乃至于品牌形象。连我本人也很爱穿这种立领服饰。

第二个案例是所谓的唐装了。这种经过改良的唐装竟然获得了新生，成为现代时尚的一个方向，实在可喜可贺。

第三个案例是高端品牌“上海滩”的市场运作。通过财团的包装、设计上对传统服饰与现代服饰元素的结合，这一品牌已经站稳了在高端人群这一细分市场的脚跟。

当然，上述的立领其实就是来自于中国的经典服饰元素，也就是宽泛意义上的唐装系统。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立领是中国服饰元素宝库中的冰山一角，是我们民族服饰在当代的牛刀小试。而通俗意义上的唐装潮则是一个更高度的整体性民族服饰推广。

许多人可惜这股浪潮未形成一个强势唐装品牌。但这一点并不要紧。因为至少这种服饰语言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况且，或许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唐装品牌本来就很强势成长起来。

还应看到的是，这两个案例为我们的民族服饰语言指明了方向——如果说“上海滩”的案例有较高的资本壁垒的话。这一方向也自然适于旗袍。

也就是说，旗袍的市场方向至少有两个：一是旗袍进一步改良，使其适合于现代生活方式；二是将旗袍的一些元素点缀在其他大众服饰品类上。

至于更强大的效应，则需要进一步设计开发，使得旗袍、新式唐装等各类民族服饰与其它服饰结合，构成足以让一个品牌所需的整季系列化产品，进而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服饰整体生活形态。至少要超脱现在的“上海滩”品牌服饰。

而这正是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即旗袍这一小系统必须依托于其存续的大系统——中国服饰大系统。

如是，旗袍必将拥有更美丽的未来。■



宝龙、魏雨以沪普RAP形式歌颂旗袍的《中国旗袍世界风》节目成为全场最大亮点